

蜀山劍俠傳

三集

蜀山劍俠傳 第五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雪夜尋仇錢青選嶽麓遭毒打

殘年買醉趙心源酒肆結新知

另一人答道。我看此地。不會有這麼大本領的能人。能夠不現身形。破了我的妙法。還將我等困住的。定是那樹神。與我二人爲難。說到這裏。聲音便放低了。又待了一會。那二人雙雙走進大樹跟前。朝着那樹說道。我二人來此尋找仇人。並不會與尊神爲難。何苦與我等作對。心源見那二人站在自己面前。相隔不到丈許。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。聽他二人在那裏祝告。連自己也疑心是冲撞了本山神靈。故爾不能動轉。正在沉思。忽聽腦後嗤嗤一聲冷笑。把心源嚇了一大跳。那二人正入魔窟中的三魔錢青選。與六魔厲吼。因爲當初同黃玄極。結下深仇。後來知道黃玄極。是東海三仙玄真子的弟子。奈何他不得。前年忽聽人言。黃玄極因同他師兄諸葛警我。奉師命分別看守兩座丹爐。黃玄極道根不淨。走火入魔。第七天上丹爐崩倒。白糟踐了多少年功夫。在天下名山福地。採來的靈藥仙草。玄真子見他塵心未淨。犯了道規。本要從重處罰。因念他在平日尙無過錯。祇將

蜀山劍俠傳 第一回

二

他逐出門牆。經諸葛警我。再三替他求情担保。說他昔日奉命採藥。同異派中人。結下了不少的仇怨。求師父給他留一點防身本領。才未追去他的飛劍。這不到三年功夫。黃玄極一意苦修。立志到各處名山。將以前在自己手中失去的那一爐丹藥。採辦齊全。再求各位前輩師叔。替他向玄真子求情。知道前輩劍仙中。祇有峨眉派掌教。乾坤正氣妙一真人。齊漱溟。同嵩山二老。能在玄真子面前講情。妙一真人教規素嚴。恐怕自己懇求不了。想來想去。祇有二老中的追雲叟。白谷逸。與峨眉教祖長眉真人。以及玄真子。妙一真人。都是兩輩至交。最爲合式。但是老頭子性情特別。自己沒有把握。知道長沙谷王峯鐵簑道人。與追雲叟有極深的淵源。自己與鐵簑道人。先前本是忘年之交。非常莫逆。將藥草採齊後。先尋了一個適當地方藏好。逕來尋鐵簑道人時。已往雲貴一帶雲遊去了。正在失望之際。忽然碰見心源。也是來尋鐵簑道人的。他見心源根骨非凡。又是俠僧軼凡的弟子。俠僧軼凡與苦行頭陀。本是同門師兄弟。便想萬一尋鐵簑道人。與追雲叟不成。再請心源。引見到俠僧軼凡那裏。求他轉託苦行頭陀講情。留一個最後地步。這時黃玄極已聞說八魔要報昔日青螺山奪草斷指之仇。時刻小心在意。心源也與八魔爲仇。更是同病相憐。雙方越談越投機。才約

定跟踪去尋鐵簑道人。心源告辭去取包裹時。黃玄極一人站在嶽麓山畔。越想越後。悔昔日不該大意。走火入魔。被師父逐出。還受了許多苦楚。和同門恥笑。倘若這次求人講情。師父再不允許。惟有死在師父面前。也不想活在世上了。正在愁煩之際。忽聽頭上有破空的聲音。黃玄極眼光敏銳。來人飛行又低。早認出是同門中人。自己忍辱負重。本不好意思上前相見。一轉瞬間。不禁又起了一種希冀之想。便將自己劍光飛出。追上前去。打了個招呼。一會功夫。劍光斂處。落下二人。一個正是自己大師兄諸葛警我。那一個是個中年男子。英姿勃勃。儀表非凡。不由心中大喜。幸喜不曾當面錯過。由諸葛警我引見那人。才知是追雲叟新收的弟子。雲中飛鶴周淳。雖然劍術才得入門。因為名師傳授。已很可觀了。黃玄極便把自己心事說了一遍。諸葛警我道。如今我們老少同輩。都忙於要去破慈雲寺。周師弟前些日。才在衡山頂上紅砂崖。採來朱靈草。與醉師叔煉劍。適才我奉師叔妙一真人之命。去見白師伯。承周師弟美意。定要送我一程。因為談話方便。飛行很低。看見嶽麓山下。站定一位道友。極像你的打扮。正想下來。就接着你的飛劍。不料果然是你。我現在很忙。急於回山覆命之後。還要到別處去。鐵簑道人已往貴州去了。你要尋他。可到安龍貞豐。瘴蟲最多的一

帶前去尋他。必能遇見。至於求師父。再收你回到門下一層。師父已知你這三年來的苦修。雖未明說出來。看去意思很好。能求白師伯講情。那是再好不過。你這兩年所採的藥。頗非容易。你到處奔走。萬一失落。豈不可惜。由我先帶回去吧。如今你既和周師弟認識。你請他引見白師伯便了。說罷。又託付周淳幾句。說送君千里。終須一別。請他不必再送。說罷。一道金光。破空而去。周淳也追他不上。祇好恭敬不如從命。便同黃玄極。在廟中談了一陣。很是投機。一會心源來到。黃玄極因是初交。不好意思說出前事。心源知機退出後。二人又談了一陣。黃玄極便求周淳。引他去見追雲叟。周淳點頭應允。二人出廟。見心源不在廟外。回頭留了一個紙條與心源。便同往衡山去了。那三魔錢青選。與六魔厲吼。本是到長沙來閒遊。順便攜個美女。回山受用。才到長沙。便遇見徐岳。說起八魔主。的仇人趙心源。准定明年端午。拜山赴約。又說他無意中遇見昔日在青螺山。用青罡劍。削去四魔主。伊紅櫻四指。又用振霄鎚。連打六魔主厲吼。七魔主件人龍的黃玄極。現在嶽麓山一座破廟內。藏身等語。三魔六魔一聽。勾起舊仇。仗恃近年來在神手比丘魏楓娘那裏學成劍術。又學會了許多妖法。馬上便要上嶽麓山。尋黃玄極報仇。還是徐岳再三勸二位魔主。不要心急。先把敵人根底

察看明白。是否還有利害幫手。再行定奪。三魔到不怎樣。六魔却是心急非凡。當下議定。先尋住所。吃罷酒飯。仍由徐岳去觀察動靜。二人便去尋好店房。一人尋了一個土娼。飲酒淫樂。這兩個土娼。頗有幾分姿色。各樣都來得。二人一高興。便商量就帶這兩個土娼回山。無須再在長沙作案了。到了半夜。徐岳不見回轉。好生奇怪。直等到第二天。用完晚飯。還是不見回來。三魔六魔。猜是中了敵人毒手。心中大怒。同土娼們。盤桓了個盡興。等到夜靜更深。駕劍光同往嶺麓山。去尋黃玄極。走到廟中一看。祇見屋內油燈還亮。到處尋了個遍。並無一人在廟。打算出廟尋找。不想在暗中。挨了無數嘴巴。情知不好。便想駕起劍光逃走。誰想空中。好似佈下天羅地網一般。無論如何走法。都似有一種罡氣擋住。飛不出去。因為適才在那大樹旁的石頭上。坐了一坐。才挨的嘴巴。疑是樹後有人暗算。兩人商量了一下。打算用妖法。暗下毒手。誰念了半天咒語。那一把陰火。竟放不起來。借遁又遁不走。才害了怕。向樹神祈告。雖似有點伏輸。可是都沒安着好心。原打算假作祈告。祇要看出一些破綻。或者發現一些異狀。便立時用他最利害的看家本事。五鬼陰風釘。連他二人的飛劍。發將出去。剛剛祝告。不到一半。忽聽樹後嗤嗤一聲冷笑。先還疑真是樹神復活。嚇了一跳。三魔何等

機警。已知上了人家大當。留神往前一看。已看出心源的一些身體。故意裝作不知。口中還在祝告。一個冷不妨。左手陰風釘。右手飛劍。同時朝樹後那人發將出去。心源先時聽得後面冷笑。本已嚇了一跳。方幸前面二人。不會看見自己。忽見黃光綠火飛來。自己身體。不能動轉。不但無法抵禦。也不能逃走。祇率長嘆一聲。閉目等死。半晌功夫。耳邊祇聽一種清脆的聲音。好似小孩打巴掌一般。清脆可聽。偷偷用目一看。前面二人。竟自對打起嘴巴來。你打我一下。我還你一下。都是用足了力氣。彷彿有什麼深仇似的。心源好生不解。再用目往四外搜尋時。忽見身旁不遠。有一叢黃光綠火。不住的閃動。與適才二人所發出來的一模一樣。先還疑是那二人同黨。後來定睛一看。不由心中大喜。原來那旁站定的。正是白日拿自己當公子的。請他吃酒的窮老頭子。一手托住綠光。一手托住黃光。在那裏擺弄着玩。不由恍然大悟。才明白這兩個人。無端挨打被困。定是受了那老頭子的法術所制。祇看他來去隱形。伸手收去人家的法術飛劍。便知決不是等閒之輩。祇不明白。他為何將自己。也困在這裏。可惜不能轉動。不能過去相見。急得心中不住的默祝。那二人直對打了半夜。也是沒有停手。最奇怪的是。下半身站在那裏不動。上半身就祇兩手。可以掄動起來。剛好三魔的左

手打在六魔的臉上時。六魔的左手也同時打在三魔的臉上。左手打罷。右手又照樣來打。二人站的地方也再沒有那麼合式。你打過來。我也打過去。快慢如一。距離一樣。叭叭叭叭的聲音。連響個不住。要快也一樣快。要慢也一樣慢。好比轉風車一般。勻稱極了。心源驚魂初定。知道那二人已被老頭困住。暫時不能侵犯自己。仔細往那二人看時。雪光底下。業已看出他二人皮腫血流。氣竭力盡。再看那老頭。將那綠火與黃光。擺弄了一會。好似玩得討厭起來。條的兩手合攏。祇幾搓的功夫。光燄漸小。轉眼隨手消滅。然後梯他梯他的跑到那兩人面前。笑嘻嘻的說道。你這兩個魔崽子。平日狐假虎威。無惡不作。無論誰衝犯你們一點。不管有理無理。動不動尋人報仇。今天老頭子教訓教訓你。再不洗心革面。我看你還能看幾回龍舟嗎。那二人已然痛楚非常。四條有氣無力的膀臂。還是一遍一下的打着。聽了老頭之言。知道遇見能手。將他制住。無法脫身。又羞又急。又痛又怕。巨耐嘴裏說不出話來。兩隻手又不聽使喚。各把自己的人。打個不休。萬般無奈。祇得把一雙眼睛。望着老頭。露出乞憐之態。那老頭想是看出行徑。笑對二人道。你兩個魔崽子。也有打人打累的時候。你也不打聽打聽。嶽麓山上有你們魔崽子發橫的地方嗎。正說之間。隱隱聽有破空的聲音。老

蜀山劍俠傳 第一回

八

頭拿眼睛往空中一望。說道。我的帳主又來了。便宜了你這兩個魔崽子。說罷。那兩人才得住手不打。各人垂着兩條臂膀。在雪地裏直哆嗦。兩片臉皮。業已打得嘴破出血。有心用手去摸。都抬不起膀子來。你望着我。我望着你。哭不得。笑不得。把初來時盛氣。銷磨了個乾乾淨淨。再望老頭把話說完。拖着兩片鞋。梯他梯他往廟後走下去了。心源見那老頭行徑。再把那白天遇見他所說的那一番話。仔細一尋思。忽然心中大悟。暗想。他曾說他妻子叫凌雪鴻。凌雪鴻的丈夫。不是五十年前。江湖上人稱追雲叟。嵩山二老之一的白谷逸白老前輩嗎。自從凌雪鴻在開元寺坐化以後。久已不聽見他的踪跡。不想到被自己無心中遇見。暗恨自己無緣。白天祇覺凌雪鴻三個字。聽去有些耳熟。如何竟會想不起來。把這樣第一等的有名劍仙。當面錯過。越想越後悔。一生氣。伸手把自己打了一下。猛想起適才看見二魔時。被人用法術。將自己制了個動轉不得。這一嘴巴。把自己打醒。再伸了伸腿。也能動轉。知道法術已解。正要邁步走出。又想起這兩個魔主。追雲叟雖然收拾了他們一頓。並未將他二人除去。現在外面未走出去。豈不碰個正着。重又縮腿回來。那錢厲二魔。法術解去後。知道這裏不能容他猖狂。本想遁去。怎耐適才自己打了半天。手脚疼痛得要斷。臉破血流。週

身麻木。祇得在地上。你靠我。我靠你。打算溜個幾十步。活動活動血脈再走。正在這時。忽聽樹後吧的一聲。與剛才打嘴巴聲音相似。嚇了一大跳。六魔厲吼。不顧疼痛。就要逃走。三魔錢青選。比較鎮靜。連忙用目往樹後一看。見那樹後出來一人。口中說道。大膽魔崽子。還敢在此逗遛。莫不是還嫌打的不夠麼。三魔錢青選乍着膽子問道。我二人少停卽走。仙長留名。好作將來見面地步。那人答道。你不必問我姓名。適才走的。便是我師父追雲叟。因見你二人。竟敢跑到本山擾鬧。將爾等懲治了一頓。命我在此監視爾等逃走。再若留連。我就要不客氣了。話言未了。錢厲二魔。才知剛才那老頭子。是嵩山二老中的白谷逸。知道碰在硬釘子上。嚇了個魂不附體。不等那人說完。不顧疼痛。駕起劍光。逃回青螺山去了。原來心源在大樹背後。因爲一個不留神。被錢厲二魔發現。知道不能再爲隱身。要憑本領。也絕不是他二人的對手。急中生智。知道二魔被追雲叟戲弄半天。已成驚弓之鳥。好在除八魔邱於外。錢厲二人。並不認識自己。率性假充字號。詐他一詐。不想二魔果然上了他的當。嚇得負痛而逃。心源暗暗好笑。忽見前面山麓畔。又縱出二人。急忙定睛一見。見是黃玄極同周淳。才放了心。三人聚在一處。黃玄極同周淳。是因爲到了衡山。追雲叟業已出外。二人等了一會。

無法。周淳受了諸葛警我的教。爲友心切。知道追雲叟常到嶽麓去閒遊。便又陪了黃玄極。一同回來。微倖能夠在路上相遇。二人駕起劍光。飛離嶽麓山畔不遠。黃玄極煉就一雙夜眼。早看出廟前雪地上有兩個奇形怪狀的人。在那裏打旋轉。他爲人精細。忙拉周淳按落劍光。在稍遠處降下。將身伏在一個大巖石後面。用目往前看時。那兩個奇形怪狀的人。內中有一個。正是自己當年結下深仇的六魔厲吼。那一個想還也是八魔中同黨。前來尋自己晦氣的大吃一驚。知道如今八魔學了許多妖法。自己絕非敵手。周淳初學劍術。根底還淺。更不願連累朋友。一同受害。正打算招呼周淳逃走。忽見樹後又出來一人。祇一照面。便將二魔驚走。宜睛一看。見是心源。並不知追雲叟。業將二魔制伏。還疑心是心源本領。好生佩服。及至同心源見面一問。才知是追雲叟所爲。好生後悔。來遲了一步。不會相遇。白白跑了一趟衡山。心源同周淳二次見面之後。才知他就是追雲叟新收的弟子。想起傍晚酒樓上所說的那一番話。暗暗好笑。這時黃玄極也不再隱瞞。便把自己得罪師父。意欲請追雲叟緩頰的話。說了一遍。三人回進廟內。議定先在廟中住下。決意設法求見了追雲叟再說。如能直接請他相助。豈不大妙。又談了一會。周淳告辭回山。黃趙二人。便請他見了追雲叟。

代爲先容。明日二人卽去求見周淳道。家師對待門下。極爲恩寬。我雖入門不久。有時說話得冒瀆一點。他老人家向不怪罪。話是我可以替二位說。不過他老人家若不願相見。二位無論如何想法。仍是無效的。周淳作別走後。黃趙二人到了第二日早起。至至誠誠。一同到了衡山。追雲叟仍未見回轉。心源想起追雲叟愛喝酒。又同黃玄極。把城裏城外大小酒樓。酒鋪尋了個遍。仍是尋訪不出一絲踪影。似這樣每日來來往往。連去衡山多少次。終未見着追雲叟。過了十多天。二人正預備動身到衡山去。忽然周淳御劍飛來。說是峨眉派與各異派。明年正月十五。在成都慈雲寺辟邪村兩處鬥劍。追雲叟業已回山。傳了周淳好些劍術。叫周淳日內先到成都。與醉道人送還飛劍。周淳便把黃趙二人求見之事。代爲婉陳。追雲叟說。此時忙與佈置成都之事。無暇及此。好在距離端陽。爲期尙遠。叫黃趙二人不必性急。也不必到成都去。祇在嶽麓山暫住。暫時也無須到雲貴去尋鐵叢道人。尚有用他二人去處。並帶來書信。叫他二人到了明年二月初三。按照書信行事等語。黃趙二人聞言大喜。立時心中一塊石頭落地。又過了不幾天。周淳果然來與他二人作別。徑往成都去了。周淳到成都情節。前書已有交待。且說黃趙二人自從周淳送信。知道已蒙追雲叟應允相助。各人

去了一塊心病。又知錢厲二魔受了追雲叟懲治。八魔知道追雲叟在衡山隱居。不敢輕易前來啓覺。心源內功雖佳。飛劍却是未有深造。黃玄極得過玄真子真傳。自比他較勝一籌。心源便不時向他請教。黃玄極也毫不客氣。盡心指點。二人安住在嶽麓山。到也不顯寂寞。衡山原有七十二峰之稱。湘江又環繞其下。觀上平原的紅土。與青山綠水。交相輝映。在在都能引人入勝。二人除了練習劍術打坐外。不時也到各處名勝地方閒遊。光陰迅速。不覺已將近除夕。有一天二人無意中走進城去。忽見路旁有一座酒樓。裏面顧客雲集。非常熱鬧。心源看那地方很熟。才想起昔日同追雲叟初遇時。在這裏喝過酒。偶一高興。便約黃玄極上去。沽飲幾杯。上樓一看。業已座無隙地。候了片刻。才由酒保。在朝街一個小角上。收拾出一張小桌。同兩把椅子。心源心想今天已是二十八。還有兩日。便要過年。店家都忙於收帳齊市。普通人家。誰不籌備過年。怎麼今天這酒樓上。會這麼熱鬧。好生奇怪。正在尋思。酒保已將杯箸擺好。問要什麼酒菜。心源隨意要了幾樣葷素酒菜。酒保招呼下去。半晌還不見端菜上來。人也不見。黃趙二人。本來涵養功深。知道客多事忙。到也不在心上。接近心源有一張桌子上面。原坐着兩個買賣人。祇喝得一半。因久等酒菜不來。喊來酒保。剛要發

作。那酒保却悄悄的在那人耳邊說了幾句話。那兩個買賣人聞言。不但沒有發作。臉上反顯出一些驚恐之容。也不再催下餘酒菜。匆匆給了酒保一些散碎銀子。慌不迭的下樓而去。這二人剛走不多一會。又上來一個酒客。生得虎背鰲肩。堂堂一表。上樓祇看了看。竟往那張空桌上坐定。這時滿堂客人。正在轟飲。呼么喝六。熱鬧非常。那人上來時。酒保正送先前二人下樓。見又來了這麼一位。眉頭一縐。走將過來。陪笑說道。小店今日因是快過大年的時候。不會預備得多少東西。不想今天來客特別的多。所有酒菜差不多俱已賣盡。請客官包涵一點。上別家去吧。那人剛要答話。正趕上先前招呼黃趙二人就坐的酒保。一古腦兒連同飯食包子。都端上來。心源原想同玄極兩人慢慢淺斟低酌。不會想到先是久等不來。一來却是連酒代飯一齊來。有許多吃食。並未要過。他也一齊送來。惟獨酒却祇有一小壺。心想也許灶上太忙。故爾趁空併作一齊送來。再不然就是適才酒保聽錯了話。既已一齊送來。只好將就。惟獨那一小壺酒。如何夠二人之飲。便笑對那酒保道。這酒太少。好在酒不要現作。你給再來七八壺吧。那酒保聞言。又跟對待先前二人一樣。湊近心源耳畔說道。今天這裏有事。客官最好少喝一點酒。改日再補量吧。心源聞言。知道其中必有隱情。揣知必

是當地有什麼土產惡習。要在此生事。適才上樓不會留意旁人。這時不禁用目往四外一看。果然那滿堂酒客。除了雅座以內。看不見外。餘下差不多一個個俱是橫眉豎目。急裝縛褲。愈加明白了大半。知道盤問酒保。也不肯說。估量這些人。無非市井無賴。憑自己一人。也足對付。率性不問也不走。借作吃喝。看一個動靜。並用好言。向酒保商量道。你只管放心。我同這位道爺。俱是外鄉人。決不會在這裏多言多事。不過我二人因聽說你們酒菜好。特意前來過酒癮。飯吃不吃。不算什麼。酒却不能不飲。我二人酒量大。酒德好。只躲在這偏角吃喝。回頭多給你小費。還不行嗎。說罷。便取出十兩一錠銀子。叫他存櫃。吃完再算。那酒保略尋思了一下。便囑咐心源。少時無論看見什麼。不要說。不要動。如果看見有人相打。這樓角有一個小門。進去便可轉通到另一個樓梯下去。剩的銀子。改日再算。說罷。剛要轉身。忽聽一人大聲說道。衆人都賣。爲什麼偏不賣我。我在這裏吃喝定了。心源回頭一看。正是適才上樓那一個酒客。因爲酒保勸他到別家去飲。言語不合。爭吵起來。同他說話的那個酒保。見他發急大嚷。不住的低聲央告。那人還是執意不從。心源回頭的時節。正與那人打了個照面。覺得他英姿勃勃。一臉正氣。一望而知是一個江湖上的豪傑。不禁動了惺惺相惜之意。

見他同那酒保爭執不已。一時高興。便過去排解道。他們今日買賣。委實甚忙。想是知道酒菜預備得不齊全。怕耽誤了客官飲食。所以請閣下到別家去飲。我們萍水相逢。也算有緣。閣下如不棄嫌。何妨移尊到兄弟那張桌上同飲。何必同他們小人嘔氣呢。那人見心源談吐豪邁。英儀內斂。不禁心中一動。見心源相邀。連忙接口道。在下一個出門人。本不願同他嘔氣。這廝說酒菜不全。原也不能怪他。末後他說。如果我定要在這飲酒。等一會兒出了差錯。休得埋怨他們。問他細情。他又不說。反說上許多恐嚇的話語。叫人聽了不服。既是閣下美意。在下也未便再同他計較。不過萍水相逢。就要叨擾。於是不安罷了。心源知他業已願意。又客氣了兩句。便請那人入座。說話時節。先前同心源說話的那個酒保。不住站在那人背後使眼色。心源知他用意。裝作不知。竟自揖客入坐。那兩酒保無法。只得問那人要吃什麼。心源搶着答道。這裏有許多菜。才端上來。還未動。你們今日既是菜不齊全。隨便把順手得吃的配幾樣。先把酒拿來。就得了。那酒保重又低聲說道。客官是個常出門的好人。適才我說的。全是一番好意。還望客官記在心頭。不要大意。心源道。我們知道。你先去。吧。酒保走後。心源又將黃玄極。向那人引見。彼此通問姓名之後。那人忽然離座。重向心源施禮。連說幸

會。原來那人就是陶鈞在漢陽新交的好友。展翅金鵬許鉞。自從他與余瑩姑。江邊比劍。矮叟朱梅解圍。衆人分手之後。便決意照朱梅所說的話。將一切家務。料理完竣。開春之後。到宜昌三遊洞去。投到俠僧軼凡門下。光陰迅速。轉瞬年關。猛想起長沙還有兩處買賣。因爲這兩年。懶於出門。也沒有去算過帳。如今自己既打算明年出外訪師。何不趁着這過年。將他結束。是賠是賺。省得走後連累別人。想到這裏。便將他的一兒一女。接回家來。告訴他的姑母。說自己年前。要趕到長沙收帳。不定能不能回來過年。家中之事。便請他姑母照料。一切安排妥當。又在家中待了幾日。直到臘月二十左右。才由家中到了長沙。問起他所開的那兩家買賣。恰好一賠一賺。許鉞大略看了看帳。便吩咐主事的。結帳收市。將這兩處生意。盤與別人。這兩處主事人都甚能幹。聽了東家吩咐。勸說兩句無效。只得照辦。到了二十六。兩處買賣。分別結束清楚。一算帳。除償還外欠外。還富餘三千多兩銀子。這樣迅速。大出許鉞預料。便將這三千多兩銀子。分給主事的。鋪掌同人一半。將餘下的一半。打成包裹。準備帶回家去。因想到衡山嶽麓一帶。去遊玩個暢。便不想回去過年。第二天假說回家。辭別衆人。搬到店房去住。先在嶽麓山去遊了一天。第二日無意中。聽人說這家酒樓。酒菜極好。跑上